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134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（接上期）

戰國時期，小國宋國尚勇，想以武力取得優勢。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（註1）說，惠孟謁見宋康王，康王跺腳、咳嗽、急躁地說：「寡人所喜歡的，是勇敢而有武力的人，並不喜歡推行仁義學說的人。你將用什麼來教導我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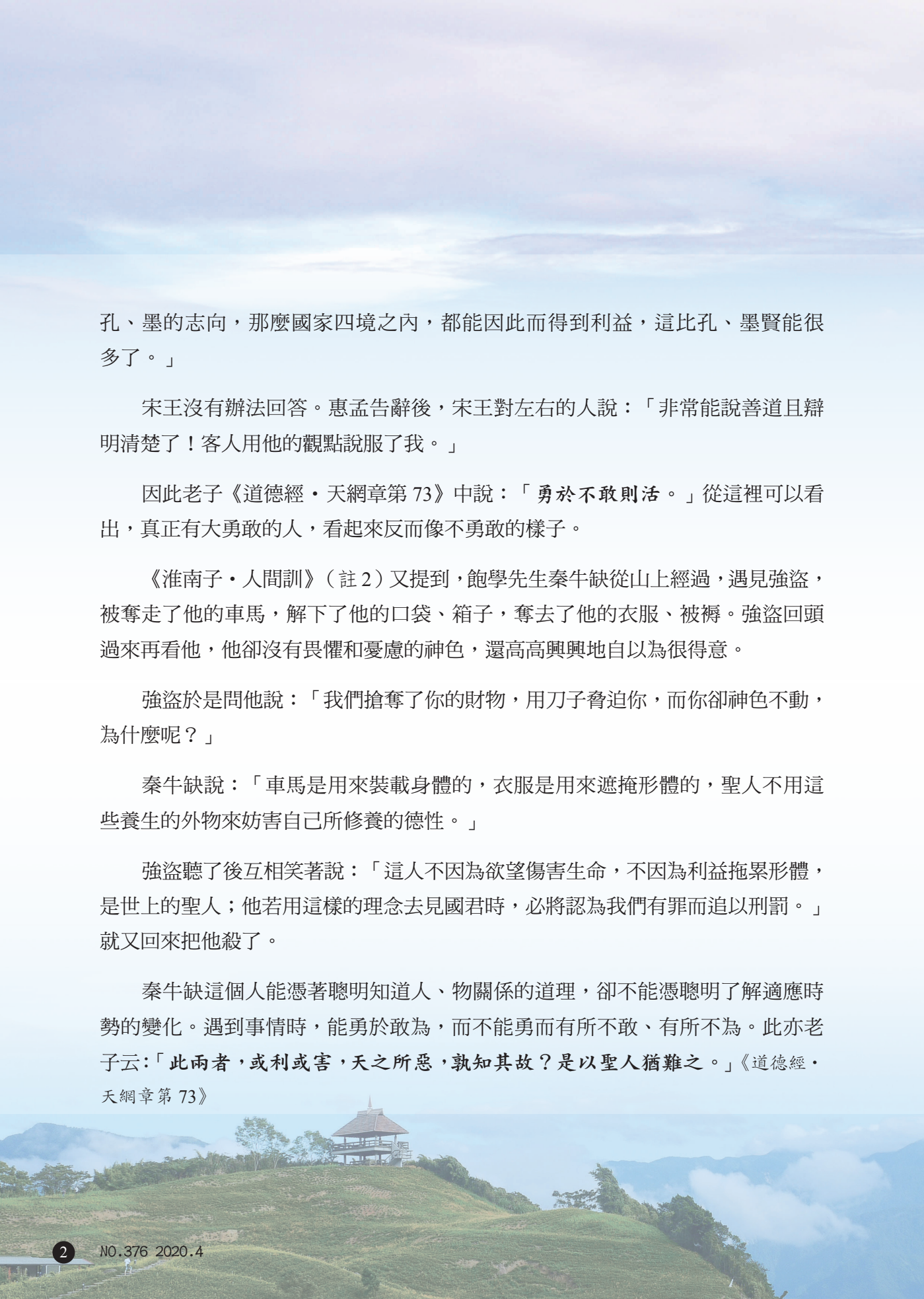
惠孟回答說：「我這裡有一種道術，能讓你有這種功夫，遭受勇猛的人刺殺，卻能不被刺入；遭受很有力氣的人攻擊，也能不被擊中，難道大王無意了解此道嗎？」

宋王說：「好！這是寡人想聽的事情。」

惠孟說：「然而這種受到刺殺雖不被刺入、受到打擊雖不被打中的狀況，仍是受到侮辱了。我在這裡另有辦法，能使人即使勇敢也不敢刺殺你，即使有力量也不敢打擊你；但這樣的不敢刺殺、不敢打擊，並不表示他們沒有擊刺的意圖。我在這裡還另有辦法，使他們根本沒有刺殺的志向；但這是本來就沒有刺殺的意向，並沒有互愛互利之心。我在這裡還有其他辦法，使天下的男人、女人，每個人都高興地想有愛人利人之心，這樣勝過勇武有力的太多了，並且超出前面所說的四層（一勇而有力；二受刺不入、受擊不中；三不敢擊刺；四本無擊刺之心）之上，大王難道無意了解此道嗎？」

宋王說：「嗯！這是我所願意得到的。」

惠孟說：「孔丘、墨翟就是這麼有德行的人。故孔子、墨子沒有土地而被尊為素王，沒有官職而被敬為尊長；天下間的男人、女人，沒有不伸長脖子、翹起腳跟，期盼著能使他們得到安樂與利益的人。現在大王是萬乘之君，果真有



孔、墨的志向，那麼國家四境之內，都能因此而得到利益，這比孔、墨賢能很多了。」

宋王沒有辦法回答。惠孟告辭後，宋王對左右的人說：「非常能說善道且辯明清楚了！客人用他的觀點說服了我。」

因此老子《道德經·天網章第 73》中說：「勇於不敢則活。」從這裡可以看出，真正有大勇敢的人，看起來反而像不勇敢的樣子。

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（註 2）又提到，飽學先生秦牛缺從山上經過，遇見強盜，被奪走了他的車馬，解下了他的口袋、箱子，奪去了他的衣服、被褥。強盜回頭過來再看他，他卻沒有畏懼和憂慮的神色，還高高興興地自以為很得意。

強盜於是問他說：「我們搶奪了你的財物，用刀子脅迫你，而你卻神色不動，為什麼呢？」

秦牛缺說：「車馬是用來裝載身體的，衣服是用來遮掩形體的，聖人不用這些養生的外物來妨害自己所修養的德性。」

強盜聽了後互相笑著說：「這人不因為欲望傷害生命，不因為利益拖累形體，是世上的聖人；他若用這樣的理念去見國君時，必將認為我們有罪而追以刑罰。」就又回來把他殺了。

秦牛缺這個人能憑著聰明知道人、物關係的道理，卻不能憑聰明了解適應時勢的變化。遇到事情時，能勇於敢為，而不能勇而有所不敢、有所不為。此亦老子云：「此兩者，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」《道德經·天網章第 73》

以上「勇於敢」、「勇於不敢」，這兩者都是「勇」，卻由於「敢」而受害，由於「不敢」而得利。上天之所以不喜歡「勇而敢」的人，又有誰知道這個原因呢？即便是聖人之明，猶難於勇敢，何況無聖人之明的人，想要「勇於敢」，可以嗎？

這段另一種解釋：言此兩者，其中利害，繫乎天道，勇於敢，或可殺（害也），或不可殺（利也）。勇於不敢，或可活（利也），或不可活（害也），其中微妙，天理存乎其中，人難預測，故云：「孰知其故？」誰都難知其中緣故。是以人不能知其故，而聖人明達道理，而知其權宜，然而卻難為預知，故云：「聖人猶難之。」

「天之所惡」，連聖人猶難知之，聖人都以知天為難，更何況智慧不若聖人之普通人了。由於這「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」之間，或利或害，實在太微妙了；因為這兩者，亦有敢而生，不敢而死者。例如「勇於敢」而到處去燒殺擄掠的盜賊，他不但沒受到刑罰，反而長壽而終，當害（短壽）而利（長壽）。

至於復聖顏回勇於進德，曾受孔子稱讚過：「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！」《論語·子罕》他安貧守道，不敢怨天尤人，不貳過，可謂「勇於不敢」，卻不幸早死，如此得一善而拳守之人卻當利而害，這樣看來豈不是報應有問題嗎？世人都很懷疑。因而老子在這裡就解釋說：「上天所厭惡的，又有誰知道這個緣故呢？」

敢與不敢，若以價值觀而論，或得利或受害，或許有截然不同的境遇。然而孔子曰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《論語·衛靈公》由此觀之，生存而仁害，雖生亦死；身滅而仁成，雖死亦生。然殺身成仁、捨生取義，

以及勇於為道犧牲者，亦須「勇於敢」，雖亦殺身，卻可英烈千秋，萬古留芳，正有其價值。所以說盜蹠雖得以壽終，卻不算長壽，甚至地獄受苦，萬劫不復，是害而不利。顏回雖短命，卻不算夭折，道成天上，名留人間，廟貌馨香，俎豆千秋，是利而無害。這就是天道的奧妙，不是世人所容易知道的，就是聖人猶難理解，所以不敢輕忽，而敬畏之。所謂「《詩》云：『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也。』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」

註 1：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惠孟見宋康王，蹠足警欬，疾言曰：「寡人所說者，勇有功也，不說為仁義者也。客將何以教寡人？」惠孟對曰：「臣有道於此，人雖勇，刺之不入。雖巧有力，擊之不中。大王獨無意邪？」宋王曰：「善。此寡人之所欲聞也。」惠孟曰：「夫刺之而不入，擊之而不中，此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弗敢刺，雖有力不敢擊，夫不敢刺不敢擊，非無其意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意也。夫無其意，未有愛利之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、女子，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。此其賢于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獨無意邪！」宋王曰：「此寡人所欲得也。」惠孟對曰：「孔、墨是已。孔丘、墨翟，無地而為君，無官而為長。天下丈夫、女子，莫不延頸舉踵，而願安利之者。今大王，萬乘之主也。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。此賢于孔、墨也遠矣。」宋王無以應。惠孟出。宋王謂左右曰：「辯矣！客之以說勝寡人也。」故老子曰：「勇於不敢則活。」由此觀之，大勇反為不勇耳。

註 2：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：秦牛缺徑於山中，而遇盜。奪之車馬，解其橐笥，拖其衣被，盜還反顧之，無懼色憂志，驩然有以處得也。盜遂問之曰：「吾

奪子財貨，劫子以刀，而志不動，何也？」秦牛缺曰：「車馬所以載身也，衣服所以掩形也，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。」盜相視而笑曰：「夫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形者，世之聖人也。以此而見王者，必且以我為事也。」還反殺之。此能以知知矣，而未能以知不知也。能勇於敢，而未能勇於不敢也。凡有道者，應卒而不乏，遭難而能免，故天下貴之。今知所以自行也，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。其所論未之究者也。人能由昭昭於冥冥，則幾於道矣。《詩》曰：「人亦有言，無哲不愚。」此之謂也。

（續下期）

